

一集花销100万元,共50集的新版《红楼梦》放映了。这之前,我国拍过五部《红楼梦》,即1924年的“黛玉葬花”、1944年周璇版的《红楼梦》、1962年越剧版《红楼梦》、剧中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广为流传。1982年央视版《红楼梦》、1989年北影版《红楼梦》,皆耗资大,时间长,新版《红楼梦》虽然花钱多,但效益最好。

● 绿城杂俎

毛泽东是“业余红学家”吗

康群

报》当副主任。他劝我也离开河南,他走了我仍不动。我看许多老红学家都死了,只剩下李希凡几个人,新一代起来了。我很关注毛泽东一生钟情《红楼梦》,能否算个“业余红学家”呢?毛泽东少年时代爱上《红楼梦》,在井冈山与贺自珍畅谈《红楼梦》,长征时代带的书中就有一部《红楼梦》,还说过“贾宝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革命家。”在延安,对贺龙说:“中国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在北京,其藏书中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他还在高层会议上说“红楼梦不仅要当小说看,而且要当历史看。”“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三反”时引用红楼梦“贾政做官”教育干部,访苏时,引用林黛玉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说明国际形

势。他还问过许世友“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答:“主席批评以后,我看了一遍!”主席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毛泽东的“红学”,主要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他说“书中写了几百人,其中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被压迫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钊、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头等等,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不写出来。”最可贵,毛泽东看出了红楼梦巧妙的伪装,他说“红楼梦把真事都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二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等是掩盖它的。”以上材料,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可以算众多的红学家之一,或叫“业余红学家”。虽然他没有像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家考证得那么详尽,但他揭示了红楼梦的本质秘密。当然,现在人性论大行其道,也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枝。但鲁迅早已说过“饥区的灾民,大概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

十七年前,我还是一名中学生。这学期暑假过后,我们班新来了一位男老师,一米八五的个子,大眼,长得白净,刚大学毕业,教我们语文。

● 随笔

美文美语美师

魏峰

第一节课,记得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语调不高,而且柔和,这在我们一个乡村中学是不多见的。后来,更让我们着迷的——准确地说,让我为之陶醉的是他绘声绘色地朗诵课文。一篇看似普普通通、波澜不惊的文章,通过他那么一读,活脱脱地幻化出风花雪月、顿生出入人情面貌,使你不得不为美景而忘身、随人物感情变化而悲喜。从此,我们的语文课堂一改原有的枯燥与沉闷,一下子变得活色生香、风生水起。他说,一篇美好的课文,如果都用庖丁解牛的方式去阅读,就像一块无瑕的美玉被无情地击碎——美,就不复存在了。自从上了他的课,我们再没有去为课文分段、总结段意、归纳中心思想犯愁过,我们一个个喜欢上语文的同时,也真正学会了鉴赏文章的美,享受到了语文的快乐。

神,走进故事当中……王蒙的《青春万岁》、程乃珊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这样,我们沐浴着文学的雨露,思想得到了滋养,志趣得到了培养,感情得到了营养。我那年,我以全市语文第一名、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考进了师范学校。三年后,当初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如愿地成了一位小学老师。而初中这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眼前浮动,我仿佛成了他的化身,抑或是我的血液里沉淀着他的思想。在我的课堂上,我也像当年我的老师那样,学会了给孩子们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我也在我的课堂上,带领孩子们走进一个快乐的世界;曹文轩的《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黄蓓佳的《今天我是升旗手》、《我要做个好孩子》、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我试图让孩子们从小聆听到最美的故事的同时,也把我的老师给我的种子传递给我的学生们,让他们学会做人,乐于作文。2004年秋天,当我把刚刚出版的学生的作文集送到老师面前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拍拍我的肩膀,然后悄悄地抹去眼角的泪水。

我虽然已经离开学校三年多了,不知为什么,每每教师节来临的时候,我总能想起我的这位老师,总能听到他当年朗诵课文的声音。一首熟悉的歌曲,再次飞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我感动于自己曾经站立的讲台,更感动于像我的老师一样仍站立在讲台上的平凡的老教师们。

在当时升学率作为学校的第一要务,分数成为考核老师的第一要素的情况下,即使在烽烟渐起的初三,他依然“我行我素”,雷打不动地在语文的晚自习课上,给我们读“闲”书。我们是每周盼望着这两节课的,常常晚自习的铃声一落,同学们都会精神抖擞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他微笑着走进课堂,把一杯开水轻轻地放到讲桌上,然后故意地问同学们,上次我们“讲”(他读长篇小说,就像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到哪儿了?这时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讲到……只见他手中的书随打开,磁铁般的声音婉然响起,我们也跟随他抑扬顿挫的朗诵、指手画脚的动作,丰富多变的朗

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州地区的地名中带有“砦”和“寨”字的不少于七八十个。但很多“砦”“寨”不分,给广大市民的生产生活、邮政通讯等带来诸多不便,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只要掌握了以下规律,或许就有帮助。一类是:一直使用“寨”或“砦”字中间没有变更过。据资料,使用“寨”字的大多是一些老地名,并且都有寨墙或寨门文字记载,历史比较悠久,比如金水区的岳寨、来潼寨、高皇寨,中原区的江山寨、保吉寨,二七区的侯寨、郭小寨、荆寨,惠济区的南阳寨、弓寨等。目前仍使用“砦”的,二七区比较

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州地区的地名中带有“砦”和“寨”字的不少于七八十个。但很多“砦”“寨”不分,给广大市民的生产生活、邮政通讯等带来诸多不便,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只要掌握了以下规律,或许就有帮助。一类是:一直使用“寨”或“砦”字中间没有变更过。据资料,使用“寨”字的大多是一些老地名,并且都有寨墙或寨门文字记载,历史比较悠久,比如金水区的岳寨、来潼寨、高皇寨,中原区的江山寨、保吉寨,二七区的侯寨、郭小寨、荆寨,惠济区的南阳寨、弓寨等。目前仍使用“砦”的,二七区比较

● 郑州地理

郑州的“砦”和“寨”

朱坤杰

多,比如杨砦、高砦、王胡砦、袁砦、常老砦、王立砦、小赵砦、马砦、路砦、孙八砦、贾砦、刘砦、张砦、曹砦、邱砦等。二类是:大部分由“砦”演变成了“寨”。因为在汉语词典中,“砦”的解释是:“砦同寨”,所以,当时

有些文化人习惯使用“寨”字,中间就把“砦”演变成了“寨”;还有的看到叫“寨”的比较多,就跟风将“砦”改成“寨”字;还有的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为赶潮流,紧跟政治形势,人为地将“砦”字改写成“寨”字。这几种情况,在九十年代郑州市地名办公室编纂的《郑州市古今地名词典》,和各区区政府主持编纂的区志上显示,金水区、中原区、惠济区较多。资料显示,无论是用“寨”还是“砦”,只有将“砦”演变成“寨”字的,却没有把“寨”字改成“砦”字的。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王国强 摄影

● 文苑摘英

古代农忙诗

夏吟

我国是诗词大国,然而,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在古代诗词中,反映农忙的诗却不多见,偶见此诗就倍感新鲜,亲切。宋代诗人杨万里曾写过一首农民抢收抢种诗,诗云:“黄云割几肩,紫玉炊香一饭肥。锄破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这是咏农民将收割的麦子肩扛挑运回家,就在割过的麦田里,立即耕田放水插秧,布种晚稻。顾不得回家吃饭,只能在田头简单地吃点东西。耕田的水牛一直耕到傍晚还不得休息,这充分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农忙时紧张劳动的情景,笔者从小就在农村劳动,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农忙时为了

不失农时,分秒必争,抢收抢种,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下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往往是男女老幼齐上阵,甚至谁都不肯稍做休息。作为诗人的杨万里,能把农忙时的情景刻画得如此深刻,将农家辛勤劳动的场面写得如此细致传神,是难能可贵的。元末著名学者戴良,诗写得也很好,他曾写过一首咏插秧妇古诗,被人们长久传诵。诗云:



秋籁无声 开红四

● 新书架

《书林三话》

张莹

曹聚仁的书话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这缘于他的国学修养以及对文史哲的广泛涉猎。他读书主张浏览,行笔自然洒脱,不尚空论,因此时见新意,不失学人品位。本书收入了曹先生20世纪50年代至辞世前的专栏文章,或论史谈文,或话版本源流,或道书业沧桑、文坛掌故,莫不娓娓动听,率真直言。作者曾说,他做学问和写作,“一部分只是为自己;我也明白,为‘己’部分弄清楚了,倒真的为‘人’,这是我经过一番经历以后的觉悟”。这种诚恳的自白,说明他对撰写随笔与书话的卓识和严肃精神,也正是我们不能小视这些貌似不经意之的小品文的原因。

有些文化人习惯使用“寨”字,中间就把“砦”演变成了“寨”;还有的看到叫“寨”的比较多,就跟风将“砦”改成“寨”字;还有的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为赶潮流,紧跟政治形势,人为地将“砦”字改写成“寨”字。这几种情况,在九十年代郑州市地名办公室编纂的《郑州市古今地名词典》,和各区区政府主持编纂的区志上显示,金水区、中原区、惠济区较多。资料显示,无论是用“寨”还是“砦”,只有将“砦”演变成“寨”字的,却没有把“寨”字改成“砦”字的。

电视连续剧《江姐》中,徐鹏举每每在长官面前说“职部”如何如何,这个“职部”究竟怎么讲?“职部”一词源于古汉语,是属下、部下的意思。翻阅古代典籍,常见“职部”一词。进入现代,“职部”也不时可见。史料记载,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丁汝昌见李鸿章时这样说:“职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禀报中堂大人,新建陆军第二镇一部3000人已于7日前长途奔袭攻占了旅顺……”1940年11月19日,任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黄克诚,为制止东北军第57军第112师和韩德勤部

何为“职部”

马佳

向其上级说:“司令官阁下,职部的话说完了,有冒犯之处,职部愿接受司令官的严厉惩罚。”当然,因为“职部”一词过于文雅,如今已不被人所常用;正如旧时指上级领导为“上峰”一样,如今已绝难听到了。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日落雪峰山》中,日本军官小林矢二日甲午海战中,丁汝昌见李鸿章时这样说:“职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禀报中堂大人,新建陆军第二镇一部3000人已于7日前长途奔袭攻占了旅顺……”1940年11月19日,任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黄克诚,为制止东北军第57军第112师和韩德勤部

“青袂蒙头作野妆,轻移莲步水云乡。裙翻蝶蝶随风舞,手学蜻蜓点水忙。紧束烟眉青满袖,细分春雨绿两行。村歌欲和声难调,羞杀扬鞭马上郎。”此诗绘出一副色调明丽的农家插秧图,洋溢着水乡农家田野的生活气息。作者对这样的生活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是不能写出这么优美的诗作的。明月出幽谷,小雨洒高林。 吴友琳

“阳澄水岸”是灰白两色的主基调,苏州建筑的风格依旧,粉墙黛瓦、灰砖、花窗等元素处处可见,但没有古旧迂腐之气。现代、简约、大气恢弘的表现手法融入其中,却毫无突兀之感。小区的周边是绿茵茵的高尔夫球场、大片的桃园和油菜花,白墙黑瓦与桃花和油菜花映在阳澄湖水中,人造的美与天地大美融为一体。“美田”房地产公司还相继滚动开发了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畔的“望湖阁”,澄湖市的“英伦小镇”和城南的“水墨江南”等项目。田获稻聘请张大做艺术设计总顾问,从中国古代山水画卷中寻找园林设计的灵感。田获稻开发的每一处物业都显得与众不同,大受消费者的追捧。仅仅四年不到的时间,田获稻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财富神话,美田与万科、中海一样,成为苏州房地产行业的翘楚。而现在,田获稻接下了五亩园古村落的修复工作,并着手打造美田山庄,把五亩园和整个张田村建成他心目中的“桃花源”。

田获稻请张大做艺术设计总顾问,从中国古代山水画卷中寻找园林设计的灵感。田获稻开发的每一处物业都显得与众不同,大受消费者的追捧。仅仅四年不到的时间,田获稻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财富神话,美田与万科、中海一样,成为苏州房地产行业的翘楚。而现在,田获稻接下了五亩园古村落的修复工作,并着手打造美田山庄,把五亩园和整个张田村建成他心目中的“桃花源”。

田获稻请张大做艺术设计总顾问,从中国古代山水画卷中寻找园林设计的灵感。田获稻开发的每一处物业都显得与众不同,大受消费者的追捧。仅仅四年不到的时间,田获稻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财富神话,美田与万科、中海一样,成为苏州房地产行业的翘楚。而现在,田获稻接下了五亩园古村落的修复工作,并着手打造美田山庄,把五亩园和整个张田村建成他心目中的“桃花源”。

田获稻请张大做艺术设计总顾问,从中国古代山水画卷中寻找园林设计的灵感。田获稻开发的每一处物业都显得与众不同,大受消费者的追捧。仅仅四年不到的时间,田获稻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财富神话,美田与万科、中海一样,成为苏州房地产行业的翘楚。而现在,田获稻接下了五亩园古村落的修复工作,并着手打造美田山庄,把五亩园和整个张田村建成他心目中的“桃花源”。

田获稻请张大做艺术设计总顾问,从中国古代山水画卷中寻找园林设计的灵感。田获稻开发的每一处物业都显得与众不同,大受消费者的追捧。仅仅四年不到的时间,田获稻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财富神话,美田与万科、中海一样,成为苏州房地产行业的翘楚。而现在,田获稻接下了五亩园古村落的修复工作,并着手打造美田山庄,把五亩园和整个张田村建成他心目中的“桃花源”。

连 载

斯大林说:“大连问题由你们中国自己解决。”毛主席说:“中苏条约中涉及到的许多具体问题,我建议双方委托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方由你指定。”经过这次会谈,斯大林和毛主席都同意由小班子先进行会谈。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双方小班子开始会谈。苏方首先拿出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条约是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的。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此情况,毛主席说:“把我们起草的条约马上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同志在毛主席住所开会讨论充实条约内容文本。毛主席提议边讨论边译成俄文。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在毛主席住所的一层最快的速度将他们讨论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

当天,我们把起草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方维辛斯基。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我方负责起草的关于旅顺大连、中长铁路的协定草案今天已经完成。毛主席对总理说:“我们还要搞一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已经宣布过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但外蒙古独立是一个例外。外蒙古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办理的,但是我们尊重蒙古人民一九四五年公民投票,他们一致拥护独立。现在双方政府经过谈判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苏联也表示支持中国这一立场,同时也希望蒙古发表声明表态。”

总理说:“这样做比较好。”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周总理、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叶季壮等同志讨论中苏贸易协定草案的修改问题,叶子龙和我等列席了这次会议。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苏代表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由于中方准备的草案文稿内容充实,使苏

方代表感到意外,会谈以此为基础点进行讨论。与此同时,毛主席、周总理继续研究条约中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苏方方向中方贷款三亿美元,年利百分之二的优惠,中方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年内还本付息等问题。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还是临湖镇党委书记时,镇党委又建议张田村造一座三星级的村级宾馆,因为隔壁的镇已有了一座二星级的村级宾馆。老支书说,我们不需要,我们的客户来了,就住镇上的宾馆好了,等哪一天镇上的宾馆真的天天客满住不下,我们再建好了。我想,你们镇的三星级宾馆,每天要能住上五十名以上的顾客,才不会亏本吧?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事先通过保卫毛主席的上校同志与克里姆林宫联系,约定,上午十时,我和边疆武同志在翻译的协助下准时去克里姆林宫与苏联卫戍司令会面,顺利完成了答谢任务。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日 毛主席与周总理会见新疆人民政府主席赛福鼎。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其中涉及新疆问题,请你抓紧阅读条约草案,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周总理问:“你能懂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赛福鼎同志表示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惦念着任弼时同志正在莫斯科治病,要我代表他去看望任弼时同志。我来到莫斯科皇家医院,看到任弼时同志时,任弼时同志非常高兴。我说:“毛主席非常关心你的身体情况,他要你安心治病。”任弼时同志说:“我知道毛主席工作很忙,曾打算到你们的驻地去看望毛主席,考虑到怕打扰他,所以一直没去。你回去见到主席代我问候他,等他有空时我再去看望他,请中国驻苏大使馆通知我。”